

云海玉弓缘





梁羽生小说全集

云海玉弓缘（中）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海玉弓缘 中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
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42)

ISBN 7-80521-642-8

I . 云…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x1168 毫米 32 开 28.875 印张 696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3.20 元 (上、中、下)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抱恨冰弹御强敌 忏情毒箭插酥胸	1
第二回	天旋地转不知处 柳暗花明遇故人	18
第三回	野鹤闲云无觅处 雪泥鸿爪未留痕	38
第四回	海外奇闻传后世 武林秘事动雄心	61
第五回	海外仙山藏隐秘 洞中儿女两无猜	72
第六回	某水某山迷姓氏 一钗一佩断知闻	88
第七回	各施手段相争斗 哪识柔情已暗牵	112
第八回	惊悉奇功传后世 且凭拐剑斗神魔	126
第九回	是爱是憎难自释 为恩为怨未分明	141
第十回	莲出污泥原不染 罪加稚子是何言	160

第十一回	凶僧辣手图翻案 侠女青霜护掌门	175
第十二回	太息知交天下少 伤心身世泪痕多	196
第十三回	壮志欲酬湖海愿 知音谁识坎坷人	212
第十四回	难消冤孽肝肠断 痛失奇书祸患多	232
第十五回	一女自伤身世恨 双魔会合练神功	248
第十六回	机心识破生疑虑 隐秘难瞒种祸根	265
第十七回	冰弹玉剑消阴煞 泥沼荒林困老魔	283
第十八回	弄鬼装神迷侠女 飞花摘叶见神功	301
第十九回	崂山问罪情何忍 黄海浮槎梦已空	319
第二十回	极望遥天愁黯黯 眼中蓬岛路漫漫	335
第二十一回	欲消祸患筹良策 但愿同心化险夷	352
第二十二回	吞舟巨浪兼天涌 裂石熔岩卷地焚	372
第二十三回	频生祸事情何忍 未测芳心意自迷	391

第二十四回	槎通碧汉无多路 土蚀寒花又此坟	404
第二十五回	两代求书留海外 一生低首伴蛾眉	419
第二十六回	识破画图寻秘笈 力张强弩奏奇功	435
第二十七回	青鸟未传云外讯 玉钗难绾再生缘	450
第二十八回	冰宫一觉真成幻 梦境迷离是耶非	467
第二十九回	隐迹埋踪随旧友 传音入密戏高僧	484
第三十回	飞花挫敌疑奇迹 摘叶回枝显异能	501
第三十一回	隔物传功败掌门 飞弹闭穴惊妖孽	522
第三十二回	毒手扬威搜劲敌 冰弹玉剑斗魔头	539
第三十三回	弱女陈情图弭祸 神魔恃势强凌人	554
第三十四回	花明柳暗孤雏现 石破天惊怪客来	573
第三十五回	为谁幽怨为谁苦 各自相思各自伤	589
第三十六回	惆怅深情如梦杳 暗伤心事付东流	608

第三十七回	暗系赤绳为月老 徒教残泪湿红妆	625
第三十八回	柔肠寸寸情难断 剑气森森祸未消	640
第三十九回	暗室除奸惊辣手 冒名求禄显神功	659
第四十回	庆功宴上灾星至 比武场中敌胆寒	679
第四十一回	一剑诛仇寒贼胆 双魔火并慑群雄	695
第四十二回	神功力斗修罗掌 妙药难消往日嫌	714
第四十三回	解困扶危闻恶耗 伤情怀旧上襄阳	731
第四十四回	渺渺芳踪无觅处 重重疑案费思量	749
第四十五回	玉女深情怀旧友 金牌有命护同门	766
第四十六回	诀别魔头留秘笈 重来浪子负芳心	784
第四十七回	专使驰书少林寺 正邪大会千嶂坪	804
第四十八回	唐晓澜巧使天山剑 孟神通大展阴煞功	821
第四十九回	千重剑气消魔焰 一片柔情断侠肠	837

第五十回	贺礼送来成祸害 灵丹难觅费思量	855
第五十一回	红烛未残妖女至 冰峰较技掌门危	874
第五十二回	佳偶竟然成冤偶 多情却似反无情	898

第十九回 崂山问罪情何忍 黄海浮搓梦已空

白良骥动作快捷，谷之华来不及追，也不想追，但就在那一瞬间，她却瞧见耿纯、泰岱二人的脉门上也贴着一片树叶。白良骥将他们抓起来的时候，这两片树叶才脱下来。随即耿、秦二人也才哼出了呻吟的声音。

白良骥走后，只剩下了谷之华一人悄立庭间，她仰望着那两棵梧桐树，但觉一片茫然，十分不解。梧桐树上的叶子本就稀疏，经过了他们在树下一场恶斗，剩下的树叶更是寥寥可数，树上若然藏有人，凭她的目力，怎会不能发现？而且这种飞花摘叶的伤人功夫，休说厉胜男办不到，即是金世遗也不能够！

这怪客是谁呢？今晚暗助自己的人想必是他无疑了，前两日戏弄自己的人又是不是他呢？这两日来，谷之华已接连怀疑了好几个人，金世遗、厉胜男、孟神通，最后怀疑到这个怪客，但若然是这个怪客的话，他为什么昨日要阻误自己的行程，而现在却又暗助自己脱险？仍然是难以解释！

还有，厉胜男为什么不肯出来？刚才明明听得是她的声音，说是要来帮助自己，现在已过了这么些时候，却仍然不见她的影子？若说她要避免和自己见面，那为什么又要出声？一连串的怪事，一连串的疑问，令到谷之华头昏脑胀，越想越是糊涂。

谷之华到里面察看，那些客人们胆小怕事，虽然听得外边的打斗已经停止，仍然关紧房门，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张望。谷

之华是个单身女子，当然不便到每一间房去查询。唯有到帐房去问。

帐房先生已知道她把那三个军官打跑，害怕之极，一味打躬作揖，请谷之华早些离开这间客店，免得连累他们。谷之华道：“我只要向你们问两个人，问清楚了马上便走。”帐房先生当然连口答应。可是谷之华根本不知道那怪客的形貌，帐房先生也不懂得哪一个客人是“江湖上可疑的人物”，问来问去，问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只有将厉胜男的形貌说了出来，问他曾否见过如此这般的一个女子。那帐房先生想了一想，说道：“咦，你说的这个女子吗？我记起来了，你进来不久，她也到来投宿，她也向我们打听，有没有像你这样的女子投宿，她听说你在这儿，她就走了。谷之华气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帐房先生抖抖索索说道：“我怕惹事，我、我不愿多生是非呀！”

那帐房先生说的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原来厉胜男向他打听消息的时候，交给了他一锭大银，吩咐过他不许向任何人说的。谷之华见再也问不出什么了，吓了那帐房一顿，反而自觉过意不去，便给他一锭银子，作为打烂东西的赔偿。

她连夜赶路，走了三天，途中平静无事，既不见厉胜男，那三个军官也没有再来纠缠她。

第四天日头未落便到了即墨，这是一座古代的名城，战国时田单曾以火牛破燕军于此。即墨靠山面海，城墙高厚，从这里东往崂山，南下青岛，快马都只不过是一天路程。谷之华连日赶路劳累，行程无多，乐得早些歇息，便进即墨县城投宿。她在客店中吃过晚饭，方要憩息，忽听得外间有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给我留下一间客房，是女客住的。这里是十两银子，房钱、饭钱都算在里面，有多的给你。”

掌柜一算，最好的房间连上伙食，最多也不过三两银子一

天，诺诺连声，赶快答应，问道：“是什么样的女客？几时会来，小店定当派人去接。”

那人说道：“是我的女儿，瓜子脸儿，梳着两条辫子，腰间佩的长剑，最易辨认。我姓谷，我们是保暗镖的镖师，你见了她，叫她明天赶到崂山上清宫等我。她恐怕是要到入黑之后，方能到来。”后面那几句话声音很小，但谷之华早就留心，凝神细听，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大吃一惊！

客店里的那位掌柜，也是甚为惊诧，说道：“谷老镖师，你说的那位女客，她早就到了。”那人似是怔了一怔，过了半晌，才用急促的声音问道：“什么，她早已到了，就住在这儿吗？”

谷之华心中蓦然一动：“这不像是孟、孟神通的声音？”疑心顿起，悄悄地从窗口溜出，跳上房背，飞过两间瓦面，到了外面掌柜的厅堂，使个“珍珠倒卷帘”的身法，勾着檐角，探头往下一望。

这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和掌柜说话的那个老人果然是孟神通！谷之华便想溜走，忽听得那“孟神通”说道：“嗯，原来她竟比我先赶到了，好吧，我出去买点她喜欢吃的东西，回头再来看她。”掌柜先生甚为奇怪，心想：“做保镖的路程应该算得很准才是，为什么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到来？再则，既然到了这儿，和女儿见了面也还不迟呀，何必这样匆匆忙忙出去赶买东西？”但一想银子已经到了手中，管他是什么路道？客人要走，他当然不便拦阻，只是问道：“那么，老爷子，要不要给你老人家也留一间房呀？”

那掌柜的不过是稍有江湖经验，已自起疑，谷之华的疑心就更大了，她定了定神，又瞧出一个破绽，这个“孟神通”比真的孟神通起码要矮了一个头！谷之华大为生气，心道：“岂有此理，我父亲虽然是个坏人，你冒充我的父亲总是不该！”

正待下去喝破，只见那“孟神通”支支吾吾地说道：“也好，你便给我留一间房吧。”说话之间，已经走到门口，门外忽然走进三个人来，两边撞个正着，一个洪亮的声音喝道：“混帐东西，你是什么人，竟敢冒充我老孟来了！”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孟神通！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灭法和尚，另一个则是他新收的弟子神偷姬晓风！

原来那一晚陈天宇夫妇等人救了李沁梅出来，孟神通的门下弟子纷纷追进林中搜索，项鸿等人被打倒，其他的人根本就追不上。只有这个姬晓风，他本来就是江湖上的第一号神偷，轻功既高，人又溜滑，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黑夜之中，林深树密，连谷之华、厉胜男那等耳目灵敏的人，都丝毫没有发觉。

待到灭法和尚吃尽苦头，走了之后，姬晓风仍然躲在他们的附近，偷听了他们的谈话。他回来禀报孟神通，孟神通立刻判断金世遗在崂山准备出海的消息是真，到江苏去找陈天宇夫妇是假，同时也断定了谷之华是去找金世遗，便带了灭法和尚与姬晓风前往追踪。

他比谷之华迟了半天路程，第三日经过谷之华投宿的那间小镇上的客店，掌柜的见了他大为诧异，拉着他道：“孟老爷子，你怎么又回来啦？你女儿昨天在这里住了一晚，喝了你留给她的酒，早上不知道醒来，还大骂了我们一顿呢！”孟神通仔细打听，这才知道有人冒充他的字号，前一天曾在这间客店里给谷之华定下了一间客房。

孟神通大为生气，一路追查，直追到了这儿，才无巧不巧的在这间客店里碰到了假孟神通！

那假孟神通固然是被吓得胆战心惊，谷之华也同样被吓得魂飞魄散，她知道孟神通定然是寻她来的，哪里还敢留下来等着瞧真孟神通戳破假孟神通的面目？趁着底下大闹，孟神通还

没有发觉她，立刻从瓦面悄悄溜走！

孟神通大喝一声：“混帐东西，还不露出本来面目？”伸手一抓，迅若飘风。那假孟神通身手也甚为矫捷，立即便跳过了两张桌子，可是那颚下的假胡须已给孟神通一手扯去。孟神通不想跳上桌子打架，有失身份，随手又是一记劈空掌发出。假孟神通提起一张长凳一挡，“砰”的一声，长凳震裂，险些摔倒。孟神通捏碎了一个瓷碗，向他掷去，瓷片赛如匕首，恰恰从他的面门划过。只听得宕然声裂，原来这个人戴了一张面具，面具划破，露出真形，却是一个女子！孟神通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你这鬼丫头，胆敢冒充老夫，看你今日还逃得出我的掌心？”

这个女子正是厉胜男，原来她不想谷之华也去见金世遗，所以一路上将她捉弄，第一日假冒谷之华的兄长，替他预定房间；第二日一想，冒充孟神通更妙，她知道谷之华害怕孟神通，估量冒充孟神通便可吓走了她，岂知谷之华瞧出了一些破绽，虽然不无恐惧，仍然继续前行，而且改为晚上也赶路。厉胜男算不准她的行程，无法再施诡计，反而落在谷之华后面，直至莱芜，才赶上了谷之华。

向白良驥和耿、泰二人投函告密的也是厉胜男，她的用意不过是想借白良驥之力，将谷之华绊住，最少也给她在路上多添麻烦，好叫她不能如期赶到崂山。在投函告密之后，她回到那间客店打探，在庭院外面的墙边一听，听出了谷之华的情势不妙，甚至有性命危险，厉胜男本来不想害谷之华的性命，又临时改变了主意，想出手救她，然后再施展诡计，将她摆布，不料她刚欲出手的时候，却又被那怪客吓走。

厉胜男估量谷之华被那几个军官一阻，行程可能落在她的后面，因此到了即墨，又假扮作孟神通想吓阻她，却料不到谷之华早已先她来到，而她又在这个时候碰到了真孟神通。

这一下面目戳穿，避无可避，眼见孟神通哈哈大笑，一步一步地迫来，厉胜男一急，大声叫道：“孟老怪，你的女儿便在这客店里，你知道么？你不赶快找她，她又要溜了！”孟神通怔了一怔，姬晓风忽道：“师父，我刚刚听出一个人从瓦面溜走，不知是谁？”孟神通叫道：“你快追上去看！”厉胜男趁他分神之时，冷不防的便发出一件独门暗器！

但听得“波”的一声，突然从厉胜男手上飞出一团烟雾，烟雾中有无数细若游丝的光芒，而且发出嗤嗤的声响。这正是厉家家传的歹毒暗器——“毒雾金针烈焰弹”。上一次厉胜男与孟神通遭遇，就是全靠这暗器脱险的。孟神通见识过它的厉害，哪里还会上当？烟雾一起，他的劈空掌亦已发出，劲风呼呼，那团绿色的火焰登时飞了回去。厉胜男一闪闪开，火焰弹恰好跌落柜台，“蓬”的一声，炸裂开来，柜台上的帐簿立即烧着，燃起了熊熊的火光，只听得嗤嗤之声，不绝于耳，夹在烟雾中的那一大把梅花针，都钉在柜台上。那帐房先生吓得面青唇白，钻到柜台底下，大叫大嚷道：“不好啦，杀人放火啦，快来救命呀！”

烟雾弥漫中姬晓风怕受到误伤，身形一晃，用了一个“老鼠钻洞”的身法，从窗口飞去，跳上屋顶，正等去追查谷之华的下落，脚跟尚未站稳，忽听得有个冷峭的声音在耳边喝道：“你这小贼给我滚下去吧！”姬晓风号称天下第一神偷，耳目灵敏，胜于常人十倍，敌人到了背后，他竟然未曾发现，这一惊非同小可。说时迟，那时快，他心念方动，尚未曾来得及闪开，只觉腿弯一麻，已是一个倒栽葱从屋顶上跌下来了！

灭法和尚闻声出视，但见人影一晃，倏地到了眼前，又是那个冷峭的声音喝道：“你这个不守清规的贼秃，也吃我一巴！”灭法和尚双掌平推，这一招连攻带守，将周身防御得风雨不透。来人的笔势奇幻之极，他刚看清楚是个妇人，双掌推

出，忽然又不见了她的影子。灭法和尚叫声不妙，陡觉脑后风生，他转身发掌，刚好迎上。但听得“啪哒”一声，这一记耳光打个正着，就似他送上去给人家打的一般。

孟神通这时正把厉胜男迫到了墙角，眼看便可以手到擒来，忽然接连听到姬晓风与灭法和尚的叫声，孟神通怔了一怔，心道：“难道这客店里埋伏有什么强敌！心念方动，那妇人已走了到来。孟神通大喝一声，玄功内运，一掌推出，但听得“轰隆”一声，那堵墙竟然被他的掌力震破了一个大洞，尘土弥漫中孟神通定睛一瞧，连厉胜男的影儿也不见了，只听得那妇人在墙外冷笑道：“好猛的掌力，具有如此武功，却用来欺负女子，不害臊么！原来那妇人早已拖着厉胜男从裂口中走出去了。

孟神通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劲敌，登时争胜之心陡起，便即再发一掌，震坍墙壁，追了出来，喝道：“老太太慢走，我孟神通还要领教！”那妇人回过头来，忽地怒道：“岂有此理，你叫我做什么？”孟神通刚才没有看清楚她的面貌，只道她功力如此深堪，当然是位老太太无疑，哪知却是个中年美妇，头上还结着两个蝴蝶结，斜着眼睛看人，活显出一副淘气的神情。孟神通大为奇怪，却又有点好笑，心道：“虽然我把你叫得老了，但你这副打扮，中年美妇人，还要冒充少女，却也是可笑得紧！”其实这个妇人的年纪实在不小，比她的相貌要老得多，但她有个奇怪的脾气，最不喜欢人家说她年老，而她爱戏耍的性情也是数十年来如一日，做了多年母亲的人还是如同孩子一般。

孟神通道：“好，那我就叫你一声小姐，你刚才那俊巧的身法我老孟佩服得很，特地向你再请教来啦。”他两番自报姓名，说话的口吻，既是嘲笑，又是挑战，满以为对方必定要耸然动容，哪料这中年美妇似乎根本就不知道他孟神通是什么东

西似的，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便笑嘻嘻他说道：“你很佩服我吗？嗯，你想再见识一次，那也容易。你瞧清楚了，就是这个身法。”

孟神通凝神应战，哪知这中年美妇身形一晃，倏然间便已飞掠出数丈开外。孟神通叫道：“怎么，你要逃吗？”那妇人“咦”了一声，说道：“怎么，你不是要见识我的身法吗？哈，原来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要打架是不是？”孟神通给她弄得啼笑皆非，只好说道：“不错，我正是要请教你的高招。”

那中年美妇笑道：“你这个人说话真不爽快，我还当你是当真佩服我，要学我这个身法，准备将来逃命之用呢。哼，原来你是绕着弯子说话，你为什么不干脆说是要我打架？”孟神通实在是怕了她的缠夹不清，索性顺着她的口气，直话直说道：“你既然明白了，咱们就在这里打一场如何？”那妇人眉头一皱道：“不行，我今天还有事情，不想打架。”孟神通哪里肯依，说道：“你不敢打也行，你放走了那个女娃子，你可得给我将她抓回来。”那妇人忽地骂道：“放屁，你是什么东西？敢差遣我做你的帮凶。好，你既然要打架，你就试一招给我看看，看你配不配做我的对手。”

孟神通哪曾受过人如此戏侮，勃然大怒，立即使出修罗阴煞功来。但他是武学大师的身份，不肯偷袭，先喝一声：“小心接招！”这才一掌劈去，那妇人身形一晃，顺着他的掌势，倒纵出丈许之外，打了一个寒噤，说道：“咦，这是什么功夫，果然有点邪门！”

孟神通见还是伤不了她，正要再发一掌，但他这修罗阴煞功最为耗损真力，就在他凝神运功之际，忽听得那中年美妇喝道：“我今日没工夫打架，你却偏偏要打，好，且待我把你这双狗爪子缚起来，叫你要打也打不成！”一面说话，一面把头上的两个蝴蝶结解开，拈着两条缠蝴蝶结的彩色头绳，迎风一

抖，那两根头绳俨似两条五色斑斓的小蛇，忽屈忽伸，忽地“嗖”的一声，抖得笔直，直钻孟神通的鼻孔。饶是孟神通见多识广，却也从没见过此等怪招！心想若给它钻进鼻孔，那可真是笑话，急忙一个“盘龙绕步”，侧身一闪，那两条彩绳灵活非常，倏然间又改了一个方向，来钻他的耳朵。孟神通大怒，顾不得再运功伤人，先使一招“白鹤亮翅”，双臂上扬，伸出铁指，要剪断她的头绳。

孟神通的内外功夫，都已差不多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敌人纵然是用刀剑朝他砍来，他这一招也可以毁损对方的兵器，但那妇人使的却是两条轻飘飘的彩绳，忽地从他的指缝中钻过，一下子就绕上了他的手腕，竟然把他的虎口勒得一阵酸麻！

灭法和尚给那妇人打了一记耳光，羞愤难当，担起禅杖，赶将出来，要找那妇人拼命，他刚刚赶到，便见着这般景象，不觉一怔，再一抬头，瞧清楚了那妇人的形貌，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不觉“啊呀”一声叫了出来！

就在此时，孟神通蓦地大喝一声，那两条缚着他手腕的彩绳忽然燃烧起来，转瞬之间，便成灰烬，那妇人叫道：“阿呀，不好，缚着的恶狗又走脱了，我可没有工夫再和恶狗纠缠啦！”一个转身便跑。孟神通又是一声大喝，双掌推出，“蓬”的一声，那妇人面前的一棵大树，给他的掌力震得齐根折断，但那妇人却已走得无影无踪！

孟神通低头一看，只见两边手腕，都现出一圈红印，原来他在急切之间挣脱不开，一怒之下，运起玄功，将两条手臂变成铁棒一般，和那彩绳一擦，生出火花，将彩绳烧成灰烬。可是他以金刚不坏之躯居然给那妇人两条彩绳在手臂勒出一圈红印，对方的功力之高，最少也与他在伯仲之间了。

灭法和尚这时才松了口气，说道：“孟老兄，幸亏是你。